

130 天的交換生活馬上結束，每位要離開台灣同學的心情大致是相同的，一邊是回家的喜悅，一邊是對這裡的依依不捨。在糾結中跟東華道別。我也這樣每天混跡在人群裡忙忙碌碌，報告考試，吃飯出遊。但更多的時間都在一個人發呆——因為當一個人徹底融入某種生活中，真的很難全身而退，很難毫發無損地抽離自己。

在花蓮，在東華的日子裡，每天有很多感觸，又總是欲言又止。於是換了一種方式，把心情拍成照片替自己說話。可以說，是這裡的山與水、物與人讓我愛上攝影，開始學習攝影。而讓人開心和意外的是，有很多同學喜歡我的照片。於是想到這邊系上一位老師說過的話：“在台灣，你只要有一件擅長的事就是成功的，你可以很會唸書，也可以口才很好，甚至你可以很會談戀愛，說不定以後還可以當專欄作家。這就是台灣吸引你們大陸學生的地方吧。”

我的家鄉在內蒙古，在那個慢慢生活的地方沒有太大壓力，記得從小到大，自己總是不需要多拼命多努力就可以考第一名，一直到大學，一切發生 180 度轉變。江蘇是一個讓人心生畏懼的地方，是一個你不拼命就有一萬個人踩在你頭上的地方。從大一到大二，很多考試、比賽、課題申報其實都非出於自己的意願，而是迫於身邊的壓力去競爭。而競爭的規則也讓我難以喘息，如果老師問你“雪化後是什麼”，你該回答“是水”，如果回答“是春天”，那就該出局了。

大概有一個學期的時間，自己都在迷茫，在失敗，在尋找，在原地打轉。當時心裡想的事只有一件——想要離開。去哪都好，多久都行。所以才申請了來台灣交換。對台灣的選擇是隨機的，但東華卻是斟酌後的決定。台北應該是跟印象里一樣喧囂的地方，東海岸的花蓮相對來說會安靜許多吧，而且這裡有海，有山，有我嚮往的原住民部落，說不定是一個世外桃源。

記得申請到東華大學之後那段時間，每每感覺失望、疲憊的時候，就看看東華的網頁，或是看看新聞，或是查查系所演講訊息，或是看看課程安排。讓自己開心一點。現在想想，那時候的選擇真的太對了。走在東華校園里，確實就像點綴一幅山水畫卷。每天清晨醒來站在宿舍陽台上，眼前所見是圖書館方向眾多的塔樓，和雲層後一躍而起的朝陽。下課出門，每天遇見的雲都是不一樣形狀的。偶爾雨天走在外面，簡直想扔掉雨傘，就那麼在柔軟的雨裡慢慢呼吸慢慢走。每次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看著那邊的山，發自內心有一種回家的感覺，一切都那麼像同在東經 120 度的家鄉。

台灣之美，更美在人。很多大陸的同學和朋友問我，來台灣之後是不是找到了傳統中國的感覺。沒錯，這裡的人就是簡單純樸，不失傳統和禮儀。這 100 多天里，不知道受過多少幫助，想一一感謝他們，可是很多人連名字都不知道，只是萍水相逢。記得剛來的時候去市區買寢具，路邊小店的爺爺跟我們暢談很久，聊工廠批量生產以後，手工行業和老店面的沒落。記得去火車站買票的時候，售票大叔因為太無聊就找我聊天，說我小小的就像國中生。記得去壽豐參加全國客家年會，遇到滿頭白髮的攝影師爺爺，熱心教我攝影，說“在花蓮的人永遠不會一夜成名”，之後在光復糖廠又遇到他，他說“如果還能遇見我要考考你有沒有進步。”現在真的好想跑出去找那位爺爺，給他看我的作品。記得去部落走訪的時候遇到一群阿美小朋友，那天要回學校的時候他們死死抱著我，一直問“姐姐你週二會回來嗎？週五會回來嗎？”記得在台東迷路的時候，一起等車的爺爺一路帶著我們到市區，還給我們講解能去哪裡玩。記得在文創園遇到賣手工作品的阿姨，是真心把手作當作偉大藝術的人，談起軟陶眼睛都閃閃發光。記得每次出去旅行所入住旅店的櫃檯阿姨都那麼親切，解決我的一切疑問。記得住在剛認識一天的同學家，她爸爸說的“我爺爺那輩是清朝人，我父親那輩是日

本人，我這輩就是台灣人。”那句話，讓我真的想到很多。記得看相聲瓦舍花蓮場的時候遇到校長，然後找他聊天。在大陸，大概從初中之後，學生就很難見到校長，更難跟校長說話。可是東華大學的校長好像永遠都在我們身邊，陪著我們成長。還有很多很多人，很多很多事，一點一滴留在心底最柔軟的地方，閃閃發光。

也記得這邊每位老師和同學給我的溫暖。起初很不願意在這邊認識新的朋友，因為知道半年之後就要離開，害怕分開的時候心裡難過。可是大家還是主動跑來認識我，陪伴我，溫暖我。社會系是個有愛的地方，有每天都心情非常好的系主任，有為人謙遜但是實力超強的日本老師，有精通哲學，認真回答每個同學問題的法國老師，有人帥話少冷梗多的公民教育老師，有和既能和學生打成一片，上課作風又嚴謹如德國人的班導。同時在原民院，也遇到了很棒的老師和同學，給我深刻的印象。一直到現在，我一點都不後悔自己選了這麼多課，不後悔期末那一個月都在準備報告和考試；不後悔身體不舒服的時候還要上一天課；不後悔每天在圖書館泡五個小時的日子；不後悔小組討論一場接一場，從七點到十二點；不後悔一周里三四天通宵修改報告和 ppt。正是因為有這些經歷，我的每一天才格外有紀念意義。雖然還有很多地方沒去，很多事沒做，很多人沒相聚。但是我知道，如果只是來旅行，那一輩子那麼長，什麼時候都可以。可是來東華大學唸書，說不定一輩子就只有這一次了。花蓮港永遠在那裡，什麼時候看都是一樣的，可是這樣上課的氛圍，身邊的同學都是一期一會，錯過就不再了。

關於原住民，這是最依依不捨的部分。在原民院上課的第一天，下課時候兩位同學問我要不要一起吃飯，從那天起，他們就成了我在東華最重要的人。一位阿美族，一位太魯閣族，而我是蒙古族。我們三個人從開始聊天就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。他們像哥哥一樣照顧我的生活，幫我排憂解難，也給我講了很多很多關於原住民的故事。今天的我可以唱出布農族的歡樂歌，講阿美族和撒奇萊雅族的歷史，可以說說排灣族的制度，畫出泰雅族的圖騰。我愛台灣的原住民，就像愛自己的民族和族人那樣。打從心底裡希望他們好，打從心底裡覺得原住民是台灣的希望，打從心底裡祝福在這邊遇到的每一位原住民同學都不忘傳統，不畏未來，今日分別之後，將來更好地重逢。

今天，離開花蓮的倒數第二天，離開台灣的倒數第四天。一邊打心得一邊掉眼淚。

眼淚會蒸發，但是眼淚里的記憶，都在筆記本里，相機里，手邊的物件里，

都在心裡。

感謝在台灣，在花蓮，在東華的每一天。

感謝這 130 天，身邊一起帶給自己的感動。

感謝生活中的遺憾和不完美。

感謝一切。

我一直相信，今天的別離是為以後更好的重逢打伏筆。

那些“一分開也許就是一輩子的人”，願不願意跟我一起挑戰命運？